

UN RAISONNEMENT ABSURDE (荒谬的推论)

L'absurde et le suicide (荒谬与自杀)

Les murs absurdes (荒谬的墙)

Le suicide philosophique (哲学性的自杀)

La liberté absurde (荒谬的自由)

L'HOMME ABSURDE (荒谬的人)

Le don juanisme (唐璜式的行为)

La comédie (喜剧)

La conquête (征服)

LA CRÉATION ABSURDE (荒谬的创造)

Philosophie et roman (哲学和小说)

Kirilov (基里洛夫)

La création sans lendemain (没有未来的创造)

LE MYTHE DE SISYPHE (西西弗斯神话)。

1 UN RAISONNEMENT ABSURDE (荒谬的推论)

目录

L'absurde et le suicide (荒谬与自杀)

Les murs absurdes (荒谬的墙)

Le suicide philosophique (哲学性的自杀)

La liberté absurde (荒谬的自由)

L'ABSURDE ET LE SUICIDE (荒谬与自杀)

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自杀。判断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回答了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余的问题，比如世界是否有三个维度，精神是否有九个或十二个类别，都是其次要的。这些只是游戏，必须先回答根本问题。如果像尼采所说，哲学家要以身作则才可受人尊敬，那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因为它将在最终的行动之前先被回答。这些都是能被心灵敏锐感知到的真理，但必须加深探讨才能使其清晰明了。

如果问我如何判断哪个问题更紧迫，我会回答说由它所涉及的行动来决定。我从未见过有人为了本体论争论而死。伽利略曾经坚持一项重要的科学真理，但当它威胁到他的生命时，他却轻易地放弃了。某种程度上，他做得很好。这个真理不值得他付出生命。地球和太阳哪一个绕着哪一个转，这个问题是无足轻重的，说句实话，它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相反，我看到很多人死去，因为他们认为生命不值得活。我也看到一些人为了他们认为的生命意义或

幻想而被杀害（因为被称作生命意义的东西往往也是最好的死亡原因）。因此，我认为生命的意义是最紧迫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在所有重要的问题上，我指的是那些可能让我们死去或倍增生活激情的问题，可能只有两种思维方法，拉帕利斯式的和堂吉诃德式的。只有明智和抒情的平衡才能让我们同时获得情感和清晰度。在这样一个既谦卑又充满悲剧色彩的主题中，精湛而经典的辩证法必须退让，理解上也需要一种更加谦虚并同时涵盖常识和同情的心态。

关于自杀，我们从来都只把它看作是一个社会现象。但恰恰相反，这里所讨论的是个人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自杀的行为就像一部伟大的作品一样，在内心的沉默中酝酿而成。人们甚至都不自知，某个晚上，他就会开枪或跳崖。有一天我听说一个房产经理自杀了，人们说他的女儿失踪已有五年，自从那以后他就变得很不一样了，这件事“折磨着他”。我想，再恰当不过了。开始思考，就开始被折磨。这些起步与社会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个致命的游戏，从对存在的清醒到逃离光明，需要我们去跟随和理解。它的源头，就在人类的内心深处。

通常情况下，自杀有很多原因，而表面上最明显的原因往往并不是最致命的原因。人们很少因为思考而自杀（尽管这种假设不是不可能的）。引发危机的因素几乎总是不可控制的。报纸经常提到“内心痛苦”或“不治之症”。这些解释是合理的。但我们需要知道，如果那天一个绝望者的朋友用漠不关心的口吻跟他说话，这是否会成为导致他所有怨恨和疲倦最后爆发的导火索。这个朋友就是罪犯。因为这足以促使所有悬而未决的不满和疲倦都爆发出来。

虽然很难确定精神押注于死亡的确切时刻，但从行动本身中得出它所意味着的后果更为容易。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就像在情节剧中一样，是一种坦白。这意味着承认自己被生活超越了，或者说不理解生活。但是不要在这些类比中走得太远，让我们回到常用的词语。这只是承认这“不值得”。自然而然，生活从来不是容易的。人们继续做着生活所要求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习惯。自杀意味着，即使本能地，也已经承认了这种习惯的荒谬性，生活没有任何深刻的理由，日常的忙碌和苦难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不可计算的情感是什么，使思想失去了生命所需的睡眠？即使用错误的理由，也可以解释一个世界，那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相反，在一个突然失去幻想和光明的世界里，人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这种流放是无可救药的，因为它没有失落的祖国的记忆，也没有对未来之地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命，演员与他的舞台之间的离异，就是绝对荒谬感。所有清醒的人都考虑过自杀，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再做更多的解释，感觉荒谬与向虚无的渴望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

这篇论文的主题正是荒谬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自杀在荒谬中是一个多大程度的解决方案。原则上，一个不欺骗自己的人应该按照他所认为真实的行动。因此，对生命的荒谬的信仰必须支配他的行为。毫无矫揉造作的好奇心是合理的，我们应该明确地问，这样的结论是否要求人们尽快离开一种难以理解的状态。当然，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些愿意与自己达成协议的人。

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似乎既简单又无解。但是我们错误地认为简单的问题带来简单的答案，显而易见带来显而易见。从先验角度来看，通过反转问题的术语，就像要么自杀要么不自杀一样，似乎只有两种哲学解决方案，是和

否。这太美好了。但必须给那些仍在询问而没有得出结论的人留有余地。在这里，我只是打趣一下：这是大多数人的情况。我还看到那些回答“不”的人表现得好像他们认为“是”。实际上，如果我接受尼采的标准，他们也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认为“是”。相反，那些自杀的人经常确信生命有意义。这些矛盾是常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在这一点上的逻辑冲突从未像现在这样尖锐。比较哲学理论和信仰者的行为是一种共同点。但必须承认，在那些拒绝为生命寻找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属于文学的基里洛夫，来自传说的佩雷格里诺斯和属于假设的朱尔斯·勒基耶，没有人给出他的逻辑，直到他拒绝这种生命。人们经常拿着叔本华在一张丰盛的桌子前赞扬自杀来开玩笑。这里没有什么好笑的。这不是笑话的素材。不认真对待悲剧的方式不是那么严重，但最终会评判一个人。

在这些矛盾和模糊的问题面前，难道我们就要认为人对生命的看法和结束生命的举动没有任何关联吗？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要过度夸大。一个人对生命的依恋有一种比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要强大的东西。身体的判断不亚于精神的判断，身体在面临死亡时会退缩。我们习惯于在获得思考能力之前就已经习惯了生存。在这场将我们每天推向死亡的竞赛中，身体保持着这种不可挽回的劣势。最后，这种矛盾的实质在于我所说的回避，因为它既不同于帕斯卡的消遣，又比它更多。这种致命的回避是希望。希望着一种需要“赢得”的其他生命，或者是为了某些超越生命的伟大观念而活着的欺骗，这使生命获得了意义并背叛了生命本身。

这样一来，一切都有助于混淆视听。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在玩弄言辞，假装相信拒绝给生命赋予意义必然导致宣称生命不值得一过。事实上，这两个判

断之间没有强制联系。我们只需拒绝被混淆、脱离和不一致所误导，直接面对真正的问题。人们自杀是因为生命不值得一过，这无疑是一个真理——但却毫无成果，因为它是陈词滥调。但是，它是否真的是对存在的侮辱，是将生命扔进谎言之中所导致的？它是否荒谬，要求我们通过希望或自杀来逃避它？这是我们需要揭示、追求和阐明的的问题，排除一切其他干扰因素。荒谬是否支配了死亡问题，需要将这个问题摆在其他问题之前，摆脱一切思维方法和无私精神的游戏。在这个探究和热情中，纷繁复杂的细节、矛盾和心理学都不在这个研究的范畴内。我们只需要一种不公正的思想，即逻辑思维。这并不容易。逻辑思维是很容易的，但完全做到逻辑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自杀的人就是这样一直追随他们感性的斜坡，直到生命的尽头。对自杀的思考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即提出唯一感兴趣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逻辑直至死亡？只有在追求无情的思考、只在证据的光芒下，我才能知道。这就是我所说的荒谬的思维。很多人已经开始了这个思考，但我还不知道他们是否坚持下去了。

当卡尔·雅斯贝尔（Karl Jaspers）揭示构建统一世界的不可能性时，他大声喊道：“这种限制将我引向我自己，我不再隐藏在客观观点的背后，我只是代表这些观点。在那里，我自己和他人的存在都不能再成为我所看待的客体。”他在谈论着思维到达其边界的这些荒凉且干旱的地方。虽然有许多人也曾经到过这个地方，但是很急于离开！在思维动摇的最后转角，许多人都已经到达，其中许多人是最卑微的。他们放弃了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他们的生命。其他的精神王子也放弃了，但是他们是通过他们的思想自杀，以其最纯粹的反叛之姿。相反，真正的努力是尽可能地坚持下去，近距离地审视这些偏僻地区的奇特植物。坚持和清醒是这场人类无情游戏的特权观众，其中荒谬，希望和死亡

交换着他们的台词。在思维能够分析这个既基本又微妙的舞蹈的各种形式之前，它可以对其进行分析，并将其彰显并重新经历。

LES MURS ABSURDES (荒谬的墙)

像伟大的作品一样，深刻的情感总是意味着比它们意识到的更多。在一个灵魂中持续的运动或厌恶会在行为或思考习惯中反映出来，延续至灵魂自己都不知道的后果中。伟大的情感伴随着它们自己的世界，辉煌或悲惨。它们用激情照亮了一个排外的世界，在那里它们找到了它们的氛围。嫉妒、野心、自私或慷慨都有一个宇宙，即一种形而上学和一种心态。对于已经专业化的情感，对于那些在基础上同样不确定、同样混乱、同时也是如此“确定”的情感，如美所赋予我们的或荒谬所引发的情感，更为真实。

在任何街头转角，荒诞感可以打击任何人的面孔。它如此赤裸、如此没有光辉，以至于难以捉摸。但这种困难本身值得深思。很可能一个人对我们来说永远是未知的，他身上总有一些无法还原的东西逃避我们的认知。但从实际角度来看，我了解人们，我能从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动总体和他们的行动引起的后果来识别他们。同样，所有那些理性分析无法触及的感情，我可以从它们在智力秩序中产生的后果中对它们进行实际定义和评估，把它们的各种面孔捕捉和记录下来，勾勒出它们的世界。当然，看到同一个演员一百次，我并不会因此更好地了解他个人。然而，如果我把他所扮演的所有角色加起来，说我对他的了解多了一点，我们会感到这其中有一部分真理。因为这个看似矛盾的情况也是一个寓言。它有一个教训。它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特点不仅在于他真诚的行动，也在于他的表演。感情也是这样，它们在心中是无法把握的，但它们

部分地被活动所反映出来，并通过所需要的心态来暴露出来。很明显，这样我定义了一种方法。但我们也感到这种方法是分析而不是认知。因为方法包含着一种形而上学，它们有时会背叛自己所声称还不知道的结论。因此，一本书的最后几页已经在最开始的几页中了。这个节点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定义的方法承认了这样一种感觉，即任何真正的认知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表象可以被计算，而氛围可以被感知。

这种难以捉摸的荒谬感，或许我们可以在智慧、生活艺术或艺术等不同但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找到它。荒谬气氛始于起点。而终点则是荒谬的宇宙和那种态度，它用自己独特的视角照亮世界，让其特有的、无情的面孔闪耀出来。

所有伟大的行动和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可笑的开始。伟大的作品往往在一条街角或餐厅的门厅诞生。荒谬也是如此。比其他世界更荒谬的世界从这个可怜的起点获得了它的高贵。在某些情况下，回答一个关于思想本质的问题为

“什么也没有”可能是一个人的假装。被爱的人都知道这点。但是，如果这个回答是真诚的，如果它代表了一种奇特的心境，在这种心境中，空虚变得雄辩，日常行动的链条被打破，心灵徒然寻找重新结成链条的媒介，那么它就像是荒谬的第一个迹象。

有时候，舞台布景会崩塌。起床，乘电车，四个小时的办公或工厂，吃饭，乘电车，四个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和周六按照相同的节奏走，这条路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轻松地走完。只有在某一天，“为什么”这个问题升腾而起，一切就在这种带着惊讶色彩的疲倦中开始了。“开始”这个词很重要。疲倦是一种机械生活的行为结束，但同时也揭开

了意识运动的序幕。它唤醒了意识并引发了后续行动。后续行动，是无意识地返回链条，或者是永久的觉醒。觉醒的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自杀或者康复。疲倦本身有些令人厌恶。但在这里，我必须得出结论：它是好的。因为一切都始于意识，而意识是无价之宝。这些观点并不新颖。但它们是显而易见的：在认识荒谬的起源时，这已足够一段时间内的基本认识。简单的“关注”是一切的起源。

同样地，对于一生平淡无奇的每一天，时间带着我们前进。但总有一个时刻，我们必须自己承担时间的重量。我们生活在未来之中：“明天”、“晚些时候”、“等你有了稳定的工作”、“你年纪大些就会懂”。这些不一致之处令人惊叹，因为毕竟我们都会死去。然而总有一天，人会发现或说自己已经三十岁了。这样他就确认了自己的青春。但同时，他也被时间所限制。他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他认识到自己处在一个曲线上的某个时刻，而这条曲线他必须走完。他属于时间，在这种可怕的时刻，他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他想要明天，尽管他自己也应该拒绝明天。这种肉体的反叛，就是荒谬的[3]。

再低一层次，就是陌生感：察觉到世界的“厚度”，领略到一块石头有多么陌生、多么无法被归纳，以及自然界和风景有多么强烈地排斥我们。在所有美丽的事物之深处，都隐藏着某种非人性，这些山丘、天空的柔和和树木的图案，此刻一分为二，失去了我们之前赋予它们的虚假意义，现在它们比失去的天堂还要遥远。穿越千年，世界原始的敌意升腾而来。有一刻，我们对它无从理解，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只理解其中的形状和图案，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使用这个手法。世界逐渐溜走，因为它重新变回了它自己。这些

因习惯而掩盖的场景又回到了本来面目，离我们越来越远。就像有些日子，我们在一个女人熟悉的脸庞下，会发现几个月或几年前所爱的那个人变成了陌生人，或许我们甚至会渴望那些让我们突然变得孤单的东西。但时间还没有到。唯一的一件事是：世界的这种厚度和陌生感，就是荒谬的。

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人类也会产生不人道的东西。他们机械化的动作，失去了意义的肢体语言，让周围的一切显得愚蠢。一个人在玻璃隔板后面打电话，我们听不到他说什么，但看到他毫无意义的模仿：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活。面对人的非人类特质，面对我们自己的形象，我们不可估量地堕落，如同某位当代作家所说的“恶心”，这也是荒谬。同样，在镜子里，在我们自己的照片里，我们会看到那个和我们如此亲近又让人不安的陌生人，这也是荒谬。

我最终谈到死亡和我们对它的感受。关于这一点已经说得够多了，应该避免情感上的夸张。然而，我们始终会惊讶于每个人都像“不知道”一样生活。实际上，没有死亡的经验。严格来说，只有经历过和意识到的才算是经验。在这里，我们几乎只能谈论别人死亡的经验。这是一种替代品，一种想象，我们从来不太信服。这种悲惨的假设不会有说服力。恐惧实际上来自事件的数学方面。如果时间让我们感到害怕，那是因为它证明了，解决方案在后面。所有美丽的关于灵魂的演讲，在这里都将得到至少暂时的相反证明。灵魂已经从这个不再有反应的惨不忍睹的身体中消失了。这种决定性和最终的冒险内容形成了荒谬感的基础。在这种命运的致命照明下，无用性显现出来。在指挥我们的处境的血腥的数学面前，没有道德和任何努力是先验合理的。

再次重申，所有这些都已经说过了。我只是在这里快速分类并指出这些明显的主题。它们贯穿于所有文学和哲学。日常谈话从中汲取营养。没有重新发

明的问题。但是，必须确保这些明显的事实，以便随后对最重要的问题进行探究。我要强调的是，我感兴趣的不是荒谬的发现。而是它们的后果。如果我们对这些事实有把握，那么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应该走多远，以免回避任何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在智力层面上进行相同的快速梳理。

思维的第一步是区分真与假。但是一旦思想开始反思自身，它首先发现的是矛盾。在这里，劝说别人是徒劳无益的。自从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人比亚里士多德更清晰、更优雅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观点常常被嘲笑为自相矛盾。因为我们在肯定一切都是真的时，我们肯定了相反的肯定，因此否定了我们自己的命题的真实性（因为相反的肯定不承认它可能是真的）。如果我们说一切都是假的，这种肯定也是假的。如果我们宣称只有相反于我们的肯定是假的，或者只有我们的肯定不是假的，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无限多的真或假的判断。因为那些发表真实命题的人同时声称它是真的，依此类推，一直到无限。”

这个恶性循环只是一系列中的第一个，其中思考自身的头脑会陷入一个令人眩晕的旋涡。这些悖论的本身的简单性使得它们无法简化。无论逻辑的游戏和技巧如何，理解首先是统一的。即使在最先进的行动中，头脑深切的渴望与人类的潜意识感受重合：渴望熟悉，渴望清晰。对于一个人来说，理解世界就是将它化为人性的东西，标记它的印记。猫的宇宙不是蚂蚁熊的宇宙。“所有的思想都是拟人的”这个陈词滥调没有其他意义。同样地，试图理解现实的头脑只有在将其转化为思维术语时才能感到满意。如果人类承认宇宙也可以爱和受苦，那么他将会得到安慰。如果思想在现象的变幻镜中发现了能够将它们总结并自我总结为唯一原则的永恒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头脑的幸福，而

快乐的神话只是可笑的冒牌货。这种对于统一的怀念，对于绝对的渴望阐明了人类的核心戏剧运动。但这种怀念是一种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须立即得到平息。因为如果我们跨越了欲望和征服之间的鸿沟，像巴门尼德一样肯定“一体”（不管它是什么），我们会陷入可笑的自相矛盾，即头脑声称完全统一，并通过自己的肯定来证明自己的不同和它所声称要解决的多样性。这另一个恶性循环足以扼杀我们的希望。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再次重申，它们本身并不有趣，而是有关于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的结论。我知道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是有限的。然而，从中得出极端结论的人很少。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必须不断意识到我们所想象的知识与我们实际所知之间的持续脱节，我们实际上只是实际认可并模拟无知，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些想法中，如果我们真正体验到它们，就会彻底颠覆我们的生活。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思维矛盾，我们将深刻地意识到我们与自己的创造之间的脱离。只要精神沉默于其希望的静态世界，一切都会在其怀旧的统一中反映和排列。但一旦它开始活动，这个世界就会裂开并崩溃：无限数量的闪烁碎片呈现在我们的认知中。我们绝不能绝望地重建出我们习惯的平静表面，它会给我们心灵上的平和。在经历了这么多世纪的探索和思考者们的放弃后，我们知道这一点对我们所有的认识都是真实的。除了职业理性主义者之外，我们今天已经对真正的知识绝望了。如果必须写下人类思想的唯一有意义的历史，那么就应该写下它的连续悔恨和无力的历史。

对于我能够说“我认识这个！”的人和事物，它们都存在于我内心深处，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心灵，我也能够判断世界的存在。这就是我的全部知识，其余的都是建构。因为如果我试图把握自己，试图定义和概括它，它就变成了一

滴从我指间流淌而过的水。我可以一张一张地画出它所扮演的所有角色，包括那些属于它的教育、起源、热情、沉默、伟大或卑微的特点，也包括那些给予它的特点。但是，脸孔并不能加在一起。即使是我自己的心灵，也将永远无法界定。在我对自己存在的确信和我试图给这种确信赋予的内涵之间，总存在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将永远无法弥合。我永远都是陌生人。在心理学和逻辑学中，有真理但没有真相。苏格拉底的“认识自己”与我们自己的信仰告解的“要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一样有价值。他们都揭示了一种怀旧和无知。它们都是在伟大的主题上进行的无意义游戏。只有在它们的精确性达到极限时，它们才是合法的。

这里又有树木，我认识它们的粗糙；有水，我品尝它的味道。那些草和星星的香气，夜晚，有些夜晚，当心灵放松时，我怎么能否认这个我感知到力量和力量的世界？然而，这个地球的所有知识都不能给我任何东西，使我确信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你们向我描述它，并教我如何分类它。你们列举它的法则，在我渴望知道的欲望中，我同意它们是真实的。你们分解它的机制，我的希望增加了。在最终的结局里，你们告诉我，这个令人惊叹且丰富多彩的宇宙缩小到了原子，而原子本身缩小到了电子。这一切都很好，我等待着你们继续下去。但是，你们向我谈论一个不可见的行星系统，其中电子绕着核旋转。你们用一个形象来解释这个世界。那时我才意识到，你们已经开始讲诗了：我永远不会理解。我有时间愤愤不平吗？你们已经改变了理论。因此，这个科学应该教会我所有的一切，却以假设结束，这种明暗的清晰度以隐喻结束，这种不确定性以艺术品的形式解决。我需要这么多的努力吗？这些小山丘的柔和线条和傍晚的手掌摸过我动荡的心，教给我更多。我回到了起点。我明白了，即使

我通过科学能够理解现象并列举它们，我仍然不能理解这个世界。即使我用手
指跟随它的轮廓，我也不会更加了解。而你们让我在一个确定的描述和一个假
设要教给我的之间做出选择，但它们并不确定。我是与自己 and 这个世界疏离的
陌生人，仅仅拥有一种思想作为救命稻草，然而，每当它自我肯定时，它便自
我否定。这是什么情况？我不能通过学习和生活来获得内心的平静，掠夺的欲
望碰到的墙壁阻挡着我的攀登。想要，就会引发悖论。一切都被安排得如此，
以产生这种毒药般的平静，这种平静是由于无忧无虑、心灵的沉睡或致命的放
弃所带来的。

智慧以自己的方式告诉我，这个世界是荒谬的。理智的对立面可能会声称
一切都很清晰，我希望有证据证明它是正确的。但是，尽管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
世纪和许多有口才、有说服力的人，我知道这是错误的。至少在这一点上，
如果我无法知道，就没有幸福。这个普遍的、实践的或道德的理性，这个决定
论，这些解释一切的范畴，会让一个诚实的人感到好笑。它们与思想无关，否
认它的真正深度是被束缚的。在这个不可解密且有限的宇宙中，人的命运现在
获得了意义。一个无理性的民族已经崛起，并一直包围着他直到他的最后。在
他们恢复清醒、集中思想的时刻，荒谬感变得更加清晰和明确。我曾说过，这
个世界是荒谬的，但我走得太快了。这个世界本身并不合理，这就是我们所能
说的一切。但荒谬的是，这个不合理的世界和人类最深处的渴望清晰的愿望相
遇。荒谬不仅取决于世界，也取决于人类。它是目前两者之间唯一的纽带。它
像仇恨一样将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我在这个无限世界中所能清楚看到
的一切。让我们停在这里吧。如果我认为这种荒谬是我与生活的关系中的真
理，如果我充满了这种感觉，当我看到世界的景象时，这种清醒的感觉强迫我

寻求一种科学，我必须将一切都献给这些确定性，并且必须直面它们才能保持它们。尤其是在我的行为中，我必须遵循它们并追求它们的所有后果。我在这里谈论诚实。但我想先知道思想是否可以在这些荒漠中生存。

我已经知道思想至少已经进入了这些沙漠。它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食粮。它明白了它一直以来以幻象为食。它给一些人提供了人类思考中最迫切的主题的借口。

一旦被承认，荒谬就是一种激情，是最令人心碎的激情。但是知道是否能够与它的激情共存，是否能够接受它们的深层规律，这规律是在同一时间燃烧和振奋着心灵，这就是整个问题所在。然而，这不是我们现在要提出的问题。它是这个经验的核心。到了那个时候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们更应该承认这些主题和从沙漠中产生的冲动。只需列举它们即可。这些主题和冲动今天已经为所有人所知。总有些人捍卫非理性的权利。可以称之为被羞辱的思想的传统从未消失。对于理性主义的批判已经被提出了太多次，以至于似乎没有必要再提出。然而，我们的时代看到这些悖论系统重新出现，它们试图使理性失足，好像它真的一直在前进。但这并不是理性的有效性的证明，而是其希望的活力。在历史的层面上，这两种态度的持续体现了撕裂在他的呼唤统一和他所看到的包围他的墙壁之间的人的基本激情。

也许在任何时代中，攻击理性的力度都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激烈。自从扎拉图斯特拉大喊：“或许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我让所有事物重新拥有它们，因为它们之上没有任何永恒的意志。”以来，自从克尔凯郭尔致命的病痛，“这种导致死亡而没有任何后续的病”，令人深思的荒谬思想主题已经

接连不断。或者至少，这个关键的细微差别是，那些非理性和宗教思想的主题。从贾斯珀斯到海德格尔，从克尔凯郭尔到切斯托夫，从现象学家到舍勒，从逻辑和道德角度上，一整个家族的思想家，他们通过怀旧联合，通过他们的方法或目标相反，猛烈地阻止了理性的道路，重新寻找真理的正确途径。我在这里假设这些已知和体验的思想。不管他们的抱负是什么，所有人都是从这个难以言喻的宇宙开始的，这个宇宙充满着矛盾、反对、焦虑或无能为力。而他们的共同点，正是我们迄今已经发现的主题。对于他们来说，必须说最重要的是他们从这些发现中得出的结论。这很重要，以至于必须单独考虑它们。但是，目前只涉及到他们的发现和初始经验。只需确认它们的一致性。如果试图处理他们的哲学，这将是傲慢的，但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并且足够地感受到他们共同的氛围。

海德格尔冷静地思考人类的处境，宣布这种存在是受辱的。唯一的现实是“关切”，贯穿所有存在的等级。对于迷失在世界和消遣中的人来说，这种关切只是短暂的和逃避的恐惧。但是，当这种恐惧意识到自己时，它就成为了焦虑，是“存在重叠”的永恒氛围。这位哲学教授毫不颤抖地用世界上最抽象的语言写道，“人类存在的有限和局限性比人本身更为原始”。他对康德感兴趣，但是这是为了承认他的“纯粹理性”的有限性。在分析的术语下，他得出结论：“世界已无法再向焦虑的人类提供任何东西”。他认为这种关切实际上超越了推理的范畴，以至于他只考虑它，并且只谈论它。他列举了它的表现：当平庸的人试图将其平均化和迷惑时，它变得无聊；当精神凝视死亡时，它变得可怕。他也没有将意识与荒谬分开。对于死亡的意识是关切的呼唤，“存在通过意识自身被呼唤”。它是焦虑的声音，它恳求存在“从在匿名中的丧失中

回归自我”。对于他来说，也不能睡觉，必须保持警醒直到完成。他站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指责它的有限性。他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道路。

Jaspers 绝望于任何本体论，因为他希望我们已经失去了“天真”。他知道我们无法达到超越表象的境界。他知道精神的终结是失败。他沿着历史给我们展示的精神冒险徘徊，无情地揭示每个系统的缺陷，每个虚假的幌子，每个毫无遮掩的说教。在这个被摧毁的世界中，无法认识被证明为真，虚无似乎是唯一的现实，绝望无助是唯一的姿态，他试图找到通往神秘之谜的亚里士多德之线。

另一方面，Chestov 的整个作品都呈现出惊人的单调，不断努力朝着同样的真理前进，不断证明最紧密的系统，最普遍的理性主义最终总是遭遇人类思维的非理性。他没有错过任何讽刺性的证据，任何荒谬的矛盾都无法逃脱他的观察。他只关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异常情况，无论是来自心灵还是精神的历史。通过达斯托耶夫斯基式的死囚经历、尼采式的思想冒险、哈姆雷特的诅咒或者易卜生的苦涩贵族，他揭示、阐明并赞美了人类对无可挽救的反叛。他拒绝给理性以理由，在所有的确证都变成了石头的没有色彩的沙漠中才开始带着一些决定性的步伐。

或许最为讨人喜欢的基尔凯郭尔，在他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段时间里，不仅仅是发现荒谬，而是亲身经历它。这位写下“最可靠的沉默不是保持沉默，而是讲话”的人，首先确信没有任何真理是绝对的，也不能让本质上不可能的生存变得令人满意。作为知识分子版的唐璜，他用假名和矛盾言论纷纷扰扰，既写着振奋人心的演说，又写着《诱惑者日记》这样的冷酷灵魂的灵修指南。他拒绝安慰、道德和轻松的原则。他不会让他心中的这根刺麻木。相反，他会将

其唤醒，并在一个快乐但绝望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的状态中，逐渐建立魔鬼的范畴，包括清醒、拒绝和戏剧性。这张既柔情又嘲笑的面孔，这些跟着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呼喊的连续翻转，就是荒谬精神本身与超越它的现实的斗争。基尔凯郭尔所走的灵性历程，引领他走向挑战他亲爱的丑闻，也始于私人经验的混乱中，被剥去其装饰并回到最初的不连贯状态中。

在另一个层面上，即方法层面上，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通过他们的过分表现，恢复了世界的多样性并否定了理性的超越权力。他们使精神世界变得无法估量地丰富。玫瑰花瓣、公里标和人类手的重要性与爱、欲望或引力定律一样重要。思考不再是统一和使表象变得熟悉的过程，而是重新学习看待，变得敏锐，引导自己的意识。就像普鲁斯特那样，让每个想法和每个形象都成为一个特殊的场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切都是特别的。思考之所以被证明是有价值的，是因为它极其有意识。胡塞尔的方法比起基尔凯郭尔或切斯托夫来说更为积极，它最初否定了传统的理性方法，让人失望，打开了一系列现象的直觉和心灵，其丰富性有些不人道。这些路径通向所有科学或者没有。这意味着这里的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这仅仅是“一种认识态度”，而不是一种安慰。至少最初是这样。

如何不感受到这些思想家的深刻联系！如何不看到他们聚集在一个特殊而痛苦的地方，那里已经没有希望的位置？我要求一切都被解释清楚，否则什么都不要。然而，理性在这种心灵的呼喊面前无能为力。受到这一要求的启示，思想要求寻找，但只找到矛盾和不合理的东西。我不理解的事情是没有道理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些非理性的东西。这个世界本身，我甚至无法理解它的唯一意义，只是一个巨大的非理性。只要说一次“这是清楚的”，一切就会得

救。但是这些人争先恐后地宣称没有什么清晰的，一切都是混乱的，人只保持着对周围墙壁的清醒和精确认识。

所有这些经验都相互协调和重叠。在边缘处到达的思想必须做出判断并选择结论。这就是自杀和回答的位置。但是我想颠倒研究的顺序，从智力的冒险开始，回到日常生活的动作。这里提到的经验是在不应离开的沙漠中产生的。至少要知道它们的程度。在他的努力达到这一点时，人类面临着无理性。他在自己内心感受到幸福和理性的渴望。荒谬之处在于人类的呼唤与世界的无声无理之间的对抗。这是不应该忘记的。这就是应该紧紧抓住的，因为一生的所有后果都可能从中产生。无理性、人类的怀旧和由此产生的荒谬，这就是必须以一个生命所能承受的所有逻辑结束的戏剧中的三个角色。

LE SUICIDE PHILOSOPHIQUE（哲学性的自杀）

感受到荒谬的情绪并不等同于荒谬的概念。它只是这个概念的基础，仅此而已。除了在判断宇宙时的短暂瞬间外，它不会停留在那里。它是有生命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死亡或者进一步回响。我们汇集在一起的主题也是如此。但是，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需要另一种形式和另一个位置来批判他们的作品或思想，而是在他们的结论中发现共同点。也许从来没有像这样不同的思想。但是，他们所涉及的精神景观，我们认为是相同的。同样地，在如此不同的科学中，他们旅程的最终呼声以相同的方式回响。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思想之间共有的气氛。说这种气氛是致命的，几乎只是在玩弄词语。在这个窒息的天空下生活，就要求我们要么走出去，要么留在那里。问题在于，如何在第一种情况

下走出去，为什么在第二种情况下留在那里。我这样定义自杀问题以及对存在主义哲学结论的关注。

我想先暂时偏离正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从外部确定荒谬的范围。然而，我们可以思考这个概念的含义，并尝试通过直接分析来找到它的含义和带来的后果。

如果我指控一个无辜的人犯下了一个可怕的罪行，如果我对一个有品德的人断言他曾经觊觎自己的妹妹，他会回答我这是荒谬的。这种愤怒有滑稽的一面，但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有品德的人通过这个回答，阐明了我赋予他的行为与他一生的原则之间的终极矛盾。“这是荒谬的”意味着“这是不可能的”，但也意味着“这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我看到一个人用刀攻击一群机枪，我会认为他的行为是荒谬的。但它只有在他的意图和等待他的现实之间的不成比例，我可以理解他的真正力量和他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时才有这种看法。同样，我们认为一个判决是荒谬的，是因为它与表面上指示的判决相反。同样，通过荒谬的证明，我们将这个推理的结果与我们想要建立的逻辑现实进行比较。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从简单到复杂，荒谬的程度取决于比较的差异的大小。有荒谬的婚姻，挑战，怨恨，沉默，战争，也有和平。对于每一个例子，荒谬是由比较产生的。因此，我有理由说，荒谬感不是来自对事实或印象的简单检查，而是来自事实状态和某种现实之间的比较，来自行动与超越它的世界之间的比较。荒谬基本上是一种分离，不是在比较的任何一个元素中，而是在它们的对比中产生。

关于智力的层面，我可以说荒谬不在人类（如果这种比喻有意义的话），也不在世界上，而是在它们共存的地方。目前它是唯一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纽

带。如果我要坚持明显的事实，我知道人类想要什么，我知道世界给他们提供了什么，现在我可以说我知道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不需要再深入挖掘了。对于那些寻求答案的人来说，一个确定就足够了。

它仅仅是一个方法的规则。揭示出这种特殊三元组并没有像发现美洲一样令人惊异。但它和经验数据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既无限简单又无限复杂。在这方面，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它无法分割。摧毁其中一个术语就等于摧毁整个三元组。没有人类思维之外的荒谬。因此，荒谬像所有事物一样随着死亡而结束。但是荒谬也不可能超出这个世界。这就是我认为荒谬概念是基本的，并且可以成为我的第一个真理的基本标准。上面提到的方法规则在这里出现了。如果我认为某件事是真的，我就必须保护它。如果我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我至少不能通过解决方案中的一个术语来掩盖问题的一个方面。对我来说，唯一的事实是荒谬。问题是如何走出来，是否应该通过自杀来摆脱这种荒谬。我的研究的第一和唯一条件是保护那些压垮我的东西，因此尊重我认为它必不可少的东西。我刚刚把它定义为一种无休止的对抗和斗争。

在这种荒谬的逻辑下，我必须承认，这种斗争需要完全没有希望的存在（这与绝望无关），持续的拒绝（不应将其与放弃混淆）和有意识的不满足（不应将其与青年的不安混淆）。任何破坏、遮蔽或隐瞒这些要求的行为（首先是破坏分离的默许），都会摧毁荒谬，并贬低随后可以提出的态度。只有在不默许荒谬的情况下，荒谬才有意义。

有一个显然的事实似乎是非常道德的，那就是一个人总是受到他的真理的困扰。一旦被认可，他就无法脱身。他必须做出一点代价。一个意识到荒谬的

人将永远与之相连。一个没有希望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再属于未来。这是正常的。但他也要努力逃离他所创造的世界。所有之前所说的都只有在考虑到这种悖论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现在考虑那些已经从批判理性主义开始认识到荒谬氛围的人们是如何推导出它的后果的，这可能是最有启发性的。

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我看到所有的哲学家都不例外地向我提出了逃避。通过一种奇特的推理，他们从理性的废墟上，从一个封闭且仅限于人类的宇宙出发，神化了那些压垮他们的东西，并在那些使他们减少的东西中找到了希望的理由。这种被迫的希望在所有人中都是宗教的本质。它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

我只在这里分析一下 Chestov 和克尔凯郭尔的一些特定主题作为例子。但是，Jaspers 会提供给我们一个典型的例子，把这种态度推到了夸张的地步。其他的内容也会变得更加清晰。他无法实现超验，无法探究经验的深度，意识到这个宇宙因失败而动荡。他会进步或至少从这个失败中得出结论吗？他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他在经验中没有找到什么令人满意的原则，只有无力的承认。然而，他却自己说出了关于超验、经验的存在以及生命的超人意义的断言：“失败不是展示虚无，而是超越的存在。”这个存在，突然之间，通过一种盲目的人类信任的行动，解释了一切，他把它定义为“一般和特殊的难以想象的统一体”。因此，荒谬成为了上帝（在这个词的最广泛意义上），而这种理解的无力也成为了照亮一切的存在。这种推理并不是逻辑性的。我可以称它为一个跳跃。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我们能理解 Jaspers 极度坚持、极度耐心地让超验的经验无法实现。因为这种逼近越是难以捉摸，这个定义越是虚无，而这个超验的存在越是真实，因为他表达这种信念的热情正好与他的解释能力和世界和经验的非理性之间的差距成比例。因此，Jaspers 越是痴迷于破除理性

的偏见，他就能从根本上解释这个世界。这位谦卑思想的使者会在谦卑的极端找到重生整个人的东西。

神秘主义思想使我们熟悉了这些方法。它们和任何思维态度一样合法。但是，此刻，我会像认真思考某些问题一样行动。在不预先判断这种态度的一般价值和教学力量的情况下，我只想考虑它是否符合我提出的条件，是否值得我感兴趣的冲突。这样，我回到了切斯托夫。一位评论家引用了他的一句话，这句话值得关注：“唯一真正的出路，”他说，“正是在人类判断无法作出决定的地方。否则，我们何需上帝？只有为了获得不可能的东西才会求助于上帝。至于可能的事情，人类可以自行解决。”如果有一种切斯托夫哲学，我可以说它全部概括在这里。因为当切斯托夫在他的激情分析结束时发现所有存在的根本荒谬时，他并没有说：“这就是荒谬”，而是说：“这就是上帝——我们应该信靠他，即使他不符我们任何理性的范畴。”为了避免混淆，这位俄罗斯哲学家甚至暗示这个上帝可能是可憎的、可恨的、难以理解和自相矛盾的，但正是他的面目最丑陋，他的力量就越强大。他的伟大在于他的不连贯性。他的证明在于他的非人性。我们必须跳进他的怀抱，并通过这个跳跃摆脱理性的幻觉。因此，对于切斯托夫而言，接受荒谬是与荒谬本身同时发生的。承认这一点，就是接受它，他的思想的所有逻辑努力都是为了揭示它，从而同时带来无限的希望。再次强调，这种态度是合法的。但是我在这里坚持只考虑一个问题及其所有后果。我不需要审查思想或信仰的感人之处。我有整个生命去做这件事。我知道理性主义者会觉得切斯托夫的态度令人烦恼。但我也感到切斯托夫在与理性主义者的争论中是正确的，我只想知道他是否忠于荒谬的命令。

如果我们接受荒谬是希望的反义词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对于切斯托夫来说，存在主义思想假定了荒谬，但只是为了消除它。这种思想上的微妙巧妙就像一个杂技演员一样。另一方面，当切斯托夫将荒谬与常规道德和理性相对立时，他称之为真理和救赎。因此，在荒谬的定义和基础上，切斯托夫给予了赞同。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概念的所有力量都在于它如何撞击我们最基本的期望，如果我们感到荒谬需要我们要不要认同它才能持续存在，那么我们会明白，它已经失去了它真正的面貌，失去了它的人性和相对性，进入了一个既无法理解又令人满意的永恒之中。如果荒谬存在的话，它就存在于人类的宇宙中。从它的概念转化成为永恒的跳板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与人类的清醒联系在一起。荒谬不再是人们不得不承认却不愿意承认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挣扎被回避了。人类将荒谬融入了他们的内心，在这种融入中，他们消除了他们的本质特征，即对抗、撕裂和离婚。这种跳跃是一种逃避。切斯托夫喜欢引用哈姆雷特的名言：“时代的气息不顺畅”，他这样写，带着一种特别的野心，这是我们可以归功于他的。因为哈姆雷特没有这么说，莎士比亚也没有这么写。非理性的陶醉和超验的召唤使清醒的精神远离了荒谬。对于切斯托夫来说，理性是无用的，但是理性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对于一个荒谬的精神来说，理性是无用的，理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至少这个跳跃可以更清楚地揭示荒谬的真正本质。我们知道，荒谬只有在平衡中才有价值，它首先在比较中而不是比较的术语中。但是，切斯托夫正好把全部重量放在其中一个术语上并破坏了平衡。我们渴望理解，我们对绝对的怀念只有在我们能够理解和解释许多事情的程度上才能得到解释。绝对否定理性是徒劳的。它在其中具有有效性的秩序。正是人类经验的秩序。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想要一切都变得清晰。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荒谬在这种情况下产生，那正是因为有效但有限的理性和不断复活的非理性相遇。当切斯托夫对这样一种黑格尔式的命题感到愤怒时：“太阳系的运动符合不变的定律，这些定律是它的原因”，当他竭尽全力瓦解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时，他恰恰得出了所有理性的徒劳。因此，自然而然地而不合法地回到了非理性的优先地位[4]。但是，这种转变并不明显。因为这里可以介入限制和计划的概念。自然法则可能在一定限度内有效，在超过这一限度时，它们将反弹并产生荒谬。或者，它们可以在描述层面上合法，而在解释层面上不一定正确。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被牺牲给了非理性，而要求清晰度的要求被遮蔽，荒谬也随着其中一个比较术语的消失而消失。相反，荒谬的人不会这样平坦。他承认斗争，不绝对蔑视理性，承认非理性。这样，他可以恢复对经验数据的视野，并且不太可能在知道之前就跳跃。他只知道，在这种警觉的意识中，没有希望的空间了。

Léon Chestov 的感性特质，在克尔凯郭尔身上可能更加明显。当然，要想梳理这位作者的明确观点是困难的。但是，在这些文字中，虽然有着明显的对立之处、虚假的笔名、玩弄文字以及嘲笑，却在整个作品中感受到一种预感（同时也是一种担忧），一种最终在他的最后作品中显露出来的真相：克尔凯郭尔也做出了这一跃进。他童年时最害怕的基督教，最终成为他回归的方向。对于他来说，矛盾和悖论成为了宗教的标准。因此，甚至是让人绝望于人生的意义和深度的东西，现在也为他揭示了它的真相和清晰度。基督教就是一个耻辱，而克尔凯郭尔所要求的，就是伊格纳修斯·洛约拉要求的第三次牺牲，即上帝最喜欢的“智慧的牺牲”。这种“跃进”的效果很奇怪，但现在不应该再让

我们感到惊讶了。它将荒谬作为另一个世界的标准，而它只是这个世界经验的残留物。“在他的失败中，”克尔凯郭尔说，“信徒找到了他的胜利。”

我不必问自己这种态度与何种动人的讲道有关系。我只需要问自己这种荒谬的表演和它的特性是否有合理性。在这一点上，我知道它没有。再次考虑到荒谬的内容，我们更能理解克尔凯郭尔的方法。在世界的无理性和荒谬的激烈怀念之间，他不保持平衡。他不尊重真正构成荒谬感的比率。他确信自己无法逃脱无理性，但至少想要逃脱这种绝望的怀念，这种怀念在他看来是无用的。但是，如果他在这一点上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否定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他有一种强制性的依附代替他的反叛呼声，那么他就会忽视到目前为止使他有启迪的荒谬，并且神化他所拥有的唯一确定性——无理性。“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与痛苦共存”，Galiani 神父曾对 Epinay 女士说过。克尔凯郭尔想要治愈。治愈是他的强烈愿望，是贯穿他的日志的愿望。他智力上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摆脱人类处境的矛盾。这种努力是越绝望就越绝望，例如当他谈论自己时，好像害怕上帝和虔诚都不能给他带来平静。因此，通过一种折磨人的诡计，他赋予无理性面貌，将他的上帝赋予荒谬的属性：不公正、不连贯和难以理解。他的智力试图扼杀人类内心深处的呼声。因为没有证明，一切都可以被证明。

这是基尔凯郭尔德本人向我们揭示的道路。我在这里不想暗示什么，但是如何不在他的著作中读出几乎是故意对灵魂的毁损的迹象，面对荒谬所做出的自愿毁损？这是日记的主题。“我所缺少的是野兽，它也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但是给我一个身体吧。”再往前，“哦！特别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会为了成为人类而做出任何牺牲，即使只有六个月……在我内心深处，我缺少的是一个身体和生存的物质条件。”在别处，同一位作者却认同了横跨许多世纪

并激发了许多心灵的希望之呼声，除了荒谬的人之外，“但是对于基督徒，死亡决不是一切的终结，对于我们来说，即使是充满健康和力量的生命也带来无限的希望。”以丑闻为和解，仍然是一种和解。它或许能够从它的相反面——死亡中获得希望。但即使同情倾向于这种态度，还是必须说一下不合理之处。人们说这超出了人的限度，因此必须超人的范畴。但是这个“因此”是多余的。这里没有逻辑上的确定性。也没有实验上的概率性。我能说的只是，确实超出了我的限度。如果我从中没有得到否定，至少我不想在无法理解的事情上建立任何基础。还有人告诉我，理智在这里必须牺牲自己的骄傲，原因要妥协。但是，如果我承认理智的局限性，我并不否认它，承认它的相对力量。我只想在中庸之道上坚持，让理智保持清明。如果这是它的骄傲，我看不到放弃它的充分理由。例如，基尔凯郭尔的观点是，绝望不是一种事实，而是一种状态：罪恶的状态。因为罪恶是使人远离上帝的事情。荒谬是有意识的人的形而上学状态，它并不通向上帝[6]。也许，如果我敢说这句大话：“荒谬是没有上帝的罪恶”。

这种荒谬的状态，我们必须生活在其中。我知道它的基础是什么，这个精神和这个世界彼此对立却无法拥抱。我要求这种状态的生活规则，却被要求放弃对基础的忽视，否认这种痛苦的对立条件中的一个方面。我询问我所承认的状态所带来的结果，我知道它意味着黑暗、无知，但我被告知这种无知可以解释一切，这种黑夜是我的光明。但这里没有回答我的意图，这种激动人心的抒情也无法掩盖悖论。因此，必须转身离开。克尔凯郭尔可以尖叫，警告道：

“如果人没有永恒的良知，如果万物的底部只有一种野蛮而沸腾的力量，产生所有事物，伟大和琐碎，在黑暗的激情漩涡中，如果无法填补的无底洞隐藏在

事物下面，那么生命会是什么，难道不是绝望吗？”这声喊叫并不能阻止那个荒谬的人。寻找真相不是寻找所希望的。为了逃避这个焦虑的问题：“生命会是什么？”如果必须像驴子一样吃掉幻觉的玫瑰，而不是屈服于谎言，那么荒谬的精神更喜欢毫不动摇地采用克尔凯郭尔的答案：“绝望”。总的来说，一个坚定的灵魂总会适应这种情况。

我在这里使用“哲学自杀”来称呼存在主义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做出了评价。这是一种方便的方式来指代一种思想自我否定并努力超越自身的运动。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否定就是他们的上帝。确切地说，这个上帝只有通过否定人类理性来维持 [7]。但就像自杀一样，上帝也会随着人们的变化而改变。有多种跳跃的方式，最重要的是跳跃本身。这些救赎性的否定、最终的矛盾，否定了我们还没有跳过的障碍，可以从某种宗教启示或理性秩序中产生（这正是这个推理所追求的悖论）。它们总是声称永恒。仅仅因为这一点，它们就实现了跳跃。

还必须指出的是，这篇论文追求的推理完全忽略了在我们这个开明世纪广泛存在的精神态度：依赖于“一切都是理性”的原则并旨在为世界提供解释。当我们承认世界必须清晰明了时，提供这种解释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合法的，但并不涉及我们在这里追求的推理。实际上，它的目的是阐明当精神从世界非意义的哲学出发，最终发现世界具有意义和深度时所采取的步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宗教本质；它以“非理性”的主题为例。但最悖论和最具有意义的应该是那些最初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指导原则，而现在又为这个世界提供了理性原

因的人。无论如何，没有对精神怀旧的这种新收获有一个概念，我们就无法得出我们所感兴趣的结论。

我只会考虑“意向”这个主题，它由胡塞尔和现象学家流行起来。先前已经提到过了。最初，胡塞尔的方法否定了理性的经典过程。再次强调，思考并不是统一化、通过一个大原则使外表变得熟悉。思考是重新学习观察、引导自己的意识，使每个形象成为一个特殊的场所。换句话说，现象学拒绝去解释世界，它只想成为生活的描述。在其初步的肯定中，它与荒谬的思想一致，认为并没有真理，只有真实存在。从夜风到我的肩膀上的手，每一件事都有它的真相。只有意识通过关注才能让它明朗。意识不构成它所认识的对象，它只是把注意力放在那里，就像博格森的形象，它类似于幻灯机，一下子停留在一个形象上。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剧本，只有一系列连贯的例证。在这个幻灯片中，所有的图像都是特殊的。在经验中，意识暂时悬挂在它注意的对象之外。通过它的奇迹，它把它们隔离开来。从此，它们就脱离了所有判断。这就是“意向”所特有的意识。但是这个词并没有暗示任何最终目标的概念，它的意思是“方向”，只有地图价值。

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违背荒谬精神的地方。这种思维的表面谦逊只是在描述自己拒绝解释的东西，这种自愿的纪律，出人意料地造就了经验的深刻丰富和世界的复苏，这些都是荒谬的努力。至少乍一看是这样。因为思考方法，无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其他情况下，总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学的，另一个是形而上学的[8]。因此，它们包含两个真理。如果意向性主题只是要阐明一种心理态度，通过这种态度，现实被消耗而不是被解释，那么确实没有什么将它与荒谬精神分开的东西。它旨在计算它无法超越的事物。它仅表明在没有任何统

一原则的情况下，思维仍然可以在描述和理解经验的每个方面中找到它的乐趣。这些方面中的每一个的真相都是心理学的。它仅证明现实可能具有的“兴趣”。这是唤醒沉睡的世界并使其在思想中变得生动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要扩展和理性地建立这种真理概念，如果要声称通过这种方式发现每个认知对象的“本质”，那么就会恢复经验的深度。对于荒谬精神来说，这是难以理解的。然而，意向性态度中谦逊与自信的平衡以及现象学思维的反射，将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好地说明荒谬推理。

因为胡塞尔也谈到了“超时空的本质”，它被意向所揭示，人们似乎听到了柏拉图的声音。不是用一个东西解释所有事情，而是用所有东西来解释。我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当然，意识在每个描述的末尾“生成”的这些想法或本质，我们还不希望它们是完美的模型。但我们断言它们直接存在于每个感知数据中。不再有一个解释一切的想法，而是有无数的本质，赋予无数的物体以意义。世界变得静止了，但变得更加明亮了。柏拉图式的现实主义变得直观了，但它仍然是现实主义。克尔凯郭尔陷入了他的上帝中，巴门尼德则把思想扔进了一。但在这里，思想投身于一个抽象的众神论。更好的是，幻觉和虚构也是“超时空的本质”之一。在新的思想世界中，半人马的范畴与更为逊色的都市人范畴一起发挥作用。

对于荒谬的人来说，世界上所有的面孔都是特殊的这一心理学观点，既包含了真理，又包含了苦涩。说一切都是特殊的，就等于说一切都是相等的。但这种真理的形而上学方面将他带得太远了，以至于他反应过来，觉得自己可能更接近柏拉图。实际上，柏拉图教导我们，每个形象都需要一个同样特殊的本质。在这个没有等级的理想世界里，正规军只有将军。虽然超验被排除了，但

思想的一个急转弯却重新引入了世界中的一种碎片化的内在性，使宇宙恢复了其深度。

我是否应该担心我已经把一种由它的创造者谨慎处理的主题推向了一个太远的地步？我只是阅读了胡塞尔的这些貌似悖论的断言，但如果我们接受之前所说的话，就能感受到其中严密的逻辑：“真实的东西是绝对真实的，它本身就是真理；它是唯一的，无论是人、怪物、天使还是神，对他们来说它都是一样的。” 理性通过这个声音获得了胜利并宣扬着。我不能否认这一点。在荒谬的世界中，这种说法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说，天使或神的感知毫无意义。神圣的理智认可了我的理智的这种几何位置，我永远不能理解。在这里，我再次发现一个跳跃，虽然它是在抽象的范畴中进行的，但对我来说，它同样意味着忘记了我不能忘记的东西。

当胡塞尔在更远的地方大声宣称：“如果所有受引力作用的物质都消失了，引力定律并不会被破坏，只是变得无法应用”，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种安慰的形而上学。如果我想发现思维离开明显路径的转折点，我只需重新阅读胡塞尔关于思维的平行推理：“如果我们能清楚地观察到心理过程的确切规律，它们也将像理论自然科学的基本定律一样永恒不变。因此，即使没有任何心理过程，这些规律仍然有效。”即使没有心灵，它的法则仍然存在！然后我理解到，在一种心理上的真理之后，胡塞尔声称要建立一个理性规则：在否认人类理性的整合力量之后，他通过这种方式跳跃到了永恒的理性之中。

胡塞尔的“具体宇宙”主题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告诉我，并非所有本质都是形式的，而有些是物质的，前者是逻辑的对象，后者是科学的对象，这只是一个定义问题。有人向我保证，抽象只是一个具体普遍的非自给部分。但

是，已经揭示的平衡使我能够阐明这些术语的混淆。因为这可以意味着我注意力的具体对象——这片天空，这件外套上的水的反射——仅保留着它们自己的真实的魅力，而我的兴趣在世界中隔离了这种真实的魅力。我不会否认这一点。但这也可以意味着这件外套本身是普遍的，有着它自己的特殊而足够的本质，属于形式的世界。然后我明白了，只是改变了过程的顺序。这个世界不再在更高的宇宙中反映出来，而是形式的天空在这片土地的图像民间。对我来说，这并没有改变什么。我在这里找到的不是对具体的口味和人类条件的感觉，而是一种相当放纵的知识分子主义，将具体本身普遍化了。

思想通过屈辱的理性和胜利的理性相反的途径来达到自己的否定，这种表面上的悖论让人感到惊讶，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有到达的意愿就足够了。从胡塞尔的抽象神到克尔凯郭尔的炫目神，距离并不远。理性和非理性导致相同的预测。实际上，路径并不重要，到达的意愿就足够了。抽象哲学家和宗教哲学家都处于同样的困境中，并在同样的焦虑中支持着彼此。但关键是要解释。怀旧情感在这里比科学更强大。这个时代的思想既是最浸透于世界无意义哲学的思想之一，又是在其结论上最被撕裂的思想之一。它不断地在现实的极端理性化和在它的极端非理性化之间摇摆。但这种离婚只是表面的。关键是要和解，在这两种情况下，跳跃就足够了。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理性的概念是单向的。事实上，理性虽然在其野心上严格，但它和其他概念一样充满变化。理性拥有完全人性化的面孔，但它也知道如何转向神圣。自从 Plotin 第一个能够将理性与永恒的气氛相协调，它就学会了摆脱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即矛盾，

以整合最奇怪的参与的原则。它是思维工具而不是思维本身。一个人的思想首先是他的怀旧情感。

同样地，理性能够安抚普洛丁的忧郁，它也给了现代的焦虑以在永恒的熟悉场景中平静的方法。荒谬精神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对于它来说，世界既不是那么理性，也不是那么非理性，它是不合理的，它只是如此。在胡塞尔看来，理性最终没有限制。相反，荒谬的限制在于它无力平息内心的焦虑。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则认为只需要一条限制就可以否定理性。但荒谬没有走那么远，它只是针对理性的野心提出了这种限制。荒谬的主题，就像存在主义者所构思的那样，是理性变得混乱，通过否定自我而解放自我。荒谬是清醒的理性认识到自己的限制。在这条艰难的道路的尽头，荒谬的人认识到了他真正的理由。当他比较他的深层需求和所提供给他时，他突然感到他会离开。在胡塞尔的世界中，世界变得清晰，人类内心渴望的熟悉感变得无用。在克尔凯郭尔的启示中，如果想得到满足，这种渴望清晰度就必须被放弃。罪不在于知道（按此计算，每个人都是无辜的），而在于渴望知道。正是这个罪过，让荒谬的人既感到有罪也感到无辜。他们被提供了一个结局，过去的所有矛盾都只是辩论游戏。但这不是他们的真实感受。必须保持它们的真相，即不能满足。他不想听到宣讲。

我的推理试图忠实于唤起它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荒谬。这是精神的欲望与世界的失望之间的离婚，我对于统一的怀念，这个分散的宇宙和捆绑它们的矛盾。克尔凯郭尔取消了我的怀念，胡塞尔收集了这个宇宙。这不是我所期待的。问题是要在这些分裂中生活和思考，知道是应该接受还是拒绝。不能掩盖证据，否认方程式中的任一项来消除荒谬。必须知道是否可以在其中生存，或

者逻辑命令我们死亡。我不关心哲学上的自杀，而是普通的自杀。我只想净化它的情感内容，了解它的逻辑和诚实。任何其他立场对于荒谬的精神来说都是偷梁换柱，精神在揭示出的东西面前退缩。胡塞尔说他服从于逃避“在已经非常熟悉和方便的存在条件中生活和思考的习惯”，但是最终的跳跃却将我们带回了永恒和舒适。跳跃并不像克尔凯郭尔所说的那样极端危险。相反，危险在于跳跃之前微妙的瞬间。知道如何在这个险峻的边缘上保持平衡，这才是诚实，其他都是欺骗。我也知道从来没有任何无能比克尔凯郭尔更动人。但是如果无能在历史的冷漠景观中有它的位置，那么它不能在我们现在知道其要求的推理中找到它的位置。